

秘密大乘佛法(上)

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 第十章

第一節 「秘密大乘」的時地因緣

在「大乘佛法」（及部派佛法）流行中，秘密化的佛法，潛滋暗長，終於成為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，為印度後期佛教的主流。發展，應有適宜於發展的環境，自身（大乘）也應有發展的可能，所以「秘密大乘」的發展，應從大乘與環境關係中去理解。

一、秘密教典的傳出者

1 傳入中國的秘乘

在中國佛教史上，善無畏，金剛智，不空，在西元七一六——七七四年間，先後到中國來，傳授『大日經』，『金剛頂經』等法門。又傳入日本，被稱為「密教」，與「顯教」（「佛法」與「大乘佛法」）對稱。這一系的佛教，有不許公開的秘密傳授，及充滿神秘內容的特徵。

善無畏等傳來「秘密大乘」，唐代進入衰亂時期，傳譯也就中斷了二百年。趙宋開寶六年（西元九七三），中印度的法天來中國，天息災（後改名「法賢」）、施護也來了，成立譯經院。宋代所譯，有不少的秘密教典，但中國（及日本）佛教已自成一格，「禪」、「淨」盛行，對譯典已缺少探求的興趣了！

2 傳入西藏的四部續

「秘密大乘」教典，大量傳入西藏，我們才多少知道印度佛教的末後情形。「秘密佛教」，也是先後發展而傳出的，依內容分為不同的部類。中國（及日本）過去，以『大日經』為「胎藏」，與『金剛頂經』合稱二部大法，稱為「純密」，而稱以前所譯出的為「雜密」。

西藏所傳，「秘密大乘」的部類，一般分為四部：一、事續；二、行續；三、瑜伽續；四、無上瑜伽續。tantra——怛特羅，原義為線、線的延申——續，與經——修多羅su[^]tra

的意義相近。但特羅是印度神教教典的一類，「秘密大乘」採用這一名詞，但譯為華文，還是譯作「經」或「教」（如「教王」）。

1「事續」，大抵與過去所說「雜密」相近，部類繁雜，有四部總續：『秘密總持』，『蘇悉地續』，『妙臂問續』，『後靜慮續』。

2「行續」，『毘盧遮那現證菩提經』，與善無畏所譯的『大日經』——『大毘盧遮那神變加持經』（六卷）相當；藏譯還有『金剛手灌頂續』。

3「瑜伽續」，『攝真實會』為本。金剛智所譯『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』（四卷），及不空所譯『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』（三卷），都是略譯；宋施護全譯的，名『佛說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』（三十卷）。

過去中國所傳的雜密，胎藏，金剛界——三部，與四部續中的前三部相當。

4「無上瑜伽續」，分「父續」與「母續」。「父續」中，『密集』為上，及黑與紅的『閻曼德迦』，『無上幻網』，『金剛心莊嚴經』等。宋施護所譯的『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秘密大教王經』（七卷），就是『密集』；法賢所譯的『佛說瑜伽大教王經』（五卷），就是『無上幻網』。「母續」中，『勝樂』為上，及『歡喜金剛』，『時輪』，『幻頂座』，『大印點』，『佛平等和合』等。

四部續是次第成立的，但某些思想可能早已有了；而「無上瑜伽」盛行時，也還有「事續」等傳出，是不可一概而論的。

3 在印度的傳布

「秘密大乘」的傳布，(1)依多氏『印度佛教史』說：西元四·五世紀間，與無著、世親同時的僧護以前，烏仗那人有修密法而成就的，但非常隱密，一般人都不知道；等到知道，已成就而消失不見了。從僧護那時起，「事續」與「行續」，漸漸的流行；（西元六·七世紀間）法稱以後，「瑜伽續」盛行，「無上瑜伽續」也流行起來。

(2)依中國佛教的傳譯來說，如1 吳黃龍二年（西元二三〇），竺律炎譯出『摩登伽經』；支謙也在那時（西元二二三——二五四年間）譯出『華積陀羅尼神咒經』，『無量門微密持[陀羅尼]經』等，可見雛形的「事續」，早已在流行了。 2 元魏菩提流支在西元五一〇年前後來

中國，譯出的『楞伽經』「偈頌品」說：「佛眾三十六，是諸佛實體」；異譯作「佛德三十六，皆自性所成」：這就是「瑜伽續」——『金剛頂經』的三十七尊說。 3 唐代傳來的『金剛頂經』，雖是「瑜伽續」，然依『金剛頂經瑜伽十八會指歸』的內容而論，「無上瑜伽」的『密集』，『無二平等』等，都已在內。「瑜伽續」與「無上瑜伽續」，起初本是總稱為「大瑜伽續」的。多氏的這一傳說，與事實還相去不遠。

4 印度秘密教典的傳出者

秘密教典的傳出，充滿神奇的傳說。

1『楞伽經』已有三身（法身，法性所流身，化身）說法不同的敘述。為了表示秘密教典的殊勝，也就敘述為法身說等。然從流傳人間來說，都是應用印度語文，出現於印度的教典。

2 多氏『印度佛教史』（二二·一四章），說到龍樹以前，有大婆羅門弘傳密法。這可能會融攝神教於佛法的。

3秘密教典的傳出，傳說與龍樹、提婆有關，如多氏『印度佛教史』（二九章）說。但在八世紀會見提婆，純是信仰的傳說。

4西藏的傳說，多氏『印度佛教史』一再說到龍智。傳說中，說龍智是龍樹的弟子；而龍樹、提婆的秘密教法，也就不斷流傳出來。但依傳說而論，龍智是西元七·八世紀的秘密瑜伽行者，一位養生有術的出家者；大概多少採用流行南方的（後期）龍樹學，因而傳說為龍樹的傳人。其實，龍智所傳的，只是「秘密大乘佛法」的一部分。「秘密大乘」是由眾多的秘密瑜伽者傳出來的。在瑜伽行派與（後期）中觀派思想的啟發下，瑜伽者憑自身的種種修驗，適應印度神教而漸漸形成。

二、傳出先後的時代背景

1「秘密大乘」的某些內容淵源相當早，但發展成為印度晚期佛教的主流，與印度神教的融合有關。

西元四世紀初，笈多王朝興起。梵文學興盛起來。二大史詩的完成，『往世書』的撰作，促成婆羅門教的復興，被稱為印度教。韋紐與自在天的信仰大盛，與梵天——三天，成立「一

印度教的興起，約與瑜伽行派同時。瑜伽行派發展唯識學，成立佛果的三身、四智說。受瑜伽行派影響的如來藏學，如『究竟一乘寶性論』，立「佛界」、「佛菩提」，「佛法」，「佛事業」，以闡明佛果功德。

印度教一天天興盛，佛法受到威脅；部分重信仰，重加持，重修行（瑜伽）的，在如來果德的傾向中，攝取印度群神與教儀（印度教又轉受佛教的影響），而「秘密大乘」的特色，顯著的表現出來，流行起來。

2 西元五世紀末，笈多王朝衰落了，小邦林立。伐彈那王朝成立；西元六〇六年，曷利沙伐彈那（戒日王）登位。戒日王死後，印度紛亂極了！

印度教的著名人物，北印度的鳩摩羅梨羅，南印度的商羯羅，在西元七五〇——八五〇年間出世。二人都遊化各地，擅長辯論，對印度教的光大，起著決定性的作用；佛教受到了嚴重的傷害，南印度與北印度的佛法，都衰落下來。

3 幸好東方藩伽羅，現在孟加拉地方，西元六九〇年，瞿波羅成立了波羅王朝，後來擴展到摩竭陀。王朝共十八世（西元一一三九年滅亡）；波羅王朝護持佛法著名的，共有七世，稱「波羅七代」。在波羅王朝的護持下，「秘密大乘」，得到長期而畸型的隆盛。瞿波羅王崇敬佛法，在那爛陀寺附近，建歐丹多富梨寺。第四代達摩波羅王，西元七六六——八二九時，版圖擴大了，國勢很興盛。王在恆河邊，建室利毘訖羅摩尸羅——吉祥超行寺：中央是大佛殿，四周建立一般的（大乘等佛法）五十四院，秘密乘的五十三院，百零八院的大寺，規模比那爛陀寺大多了。

達摩波羅王時，密乘已非常隆盛！王尊敬師子賢，師子賢是繼承寂護，屬於「隨瑜伽行」中觀派。流行在東方的『現觀莊嚴論』（『般若經』的論），師子賢也努力弘揚，所以「般若」與「中觀」，在東方非常盛行。「後期大乘」的「般若」與「中觀」，都是通過自性清淨心，而與「秘密大乘」深深結合的。

4 印度在邦國林立的紛亂中，回教——伊斯蘭教徒，西元一〇世紀後半，占領了高附，漸漸的侵入印度內地，佛教（及印度教）的寺院、財物、僧徒，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傷害。波羅王朝末期，及後起的斯那王朝時，回教的侵入，到達印度各地。歐丹多富梨寺與超行寺，都

！

義理高深的「大乘佛法」，神通廣大的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，對當時佛教的沒落，顯然是無能為力的！唉！「諸行無常」，釋尊所說是真實不虛的！

三、傳出地點主要是適宜於瑜伽者修行的地區——北、東、南印

「大乘佛法」起於南方，「秘密大乘佛法」從那裏興起傳布呢？「秘密大乘」盛行於東方，即使四聖地都在東方，也並不等於是「發生的場所」。因印度的政治不統一，經常在各自據地獨立的狀態下；但（各）宗教的遊行教化，一直是全印度暢行無阻的。如教界有新的傾向，會迅速的遍達各地。從西元四世紀末，到九世紀止，「秘密大乘」的不斷傳出，是不可能出於同一地區的。傳出的地點，不限於一地，主要是山林、溪谷，適宜於瑜伽者修行的地區。平地與都市，是理論發達，發揚廣大而不是創發者：這是「佛法」，「大乘佛法」，「秘密大乘佛法」所共同的。

「秘密大乘」傳出的地區主要是：

一、北方的烏仗那：這裏是丘陵山谷地區，就是末闍提所開化的罽賓。烏仗那是大乘佛教地區。義理的論究差一些，但重於禪定，持誦經典，對禁咒有特長，這是秘密瑜伽行發展的適當地區。『大唐西域記』說：烏仗那，商彌，梵衍那，呬摩咀羅，都是釋種，是釋尊在世時，釋迦族被殘破而流散到這裏來的。這就是塞迦族。

『時輪』中說到基督教，回教；並說在未來某一時期，香跋拉國的大軍，將出而掃蕩一切，達成世間清淨，佛法興盛。這一傳說，是以古代英雄——奢摩的傳說為依據，受回教統治的苦難事實，而引出香跋拉復興的預言。

烏仗那一帶，與「秘密佛教」的關係深遠；不能以晚期的盛行於東方印度，而將烏仗那、香跋拉，移到東方去的。

二、玄奘『大唐西域記』，幾乎沒有說到密法流行的情形，只說清辨於「執金剛神所，至誠誦持執金剛陀羅尼」，入阿素洛宮。玄奘重於論義，沒有說到密法流行，並不等於沒有。

遲一些，義淨去印度（西元六七一——六九五），在所著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』，說到了當時密法興盛的情形。1 當時去印度的留學僧，如玄照，師鞭，道琳，曇閏，都是向西印

。2同時去印度的無行禪師，在寄回中國的信上說：「近有真言密法，舉國崇重」。真言密法的興盛，是全國性的，這決非短期間事！3西印度的羅荼，就是『西域記』所說的「南羅羅」與「北羅羅」——摩臘婆與伐臘毘。義淨傳說：明咒藏——持明藏，是龍樹的弟子難陀，在西印度專修十二年而得到的，「撮集可十二千頌，成一家之言」。難陀，沒有其他的傳說，未必是事實，但西印度的羅荼，曾有『持明藏』的傳出，為多數人所求學，卻是明確的事實。

三、南印度是不容忽略的。多氏『印度佛教史』，說到昆流波等，到吉祥山，從龍智修學密法而傳布出來。中國內地與西藏，都說到從南天竺的鐵塔，得到了密法。在安達羅王朝下，南印度都接受了印度的神教。南印度民族，凡不是阿利安人，通稱為達羅毘荼人。達羅毘荼的語音，與梵語系不同，聽來隱密而不易了解。加上神秘咒術的信仰，所以傳說得非常神秘。「秘密大乘」的內容，當然不限於明咒，但這是「三密」之一，與夜叉的語音隱密有關，到底是「秘密大乘」發展的重要因素。

四、印度東方值得注意的，多氏『印度佛教史』中的歐提毘舍，古稱烏荼，就是現在的奧里薩。這裏，是『華嚴經』「入法界品」，善財童子的故鄉，福城的所在地。在「入法界品」中，執金剛神的地位，在十地菩薩以上；婆須蜜善知識，有「以欲離欲」的方便，都與後起的「無上瑜伽」意趣相合。民國五十年前幾年，台灣的『拾穗』雜誌，登載了一篇「古剎亂神記」的文字。地點是奧里薩，事實是誘惑王女。

從以上的略述，可論定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，傳出是不限於一處的。由於各地的佛法衰落，大乘與秘密大乘，集中到波羅王朝的護持下，形成一枝獨秀。然從「秘密大乘佛法」的傳出來說，北印度的塞迦族，南印度的達羅毘荼族，是不應忽略他的重要地位！

第二節 如來（藏）本具與念佛成佛

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，是「大乘佛法」而又「秘密」化的。是「大乘」，所以也以發菩提心為因，圓滿成就如來為果。本來，發菩提心，修菩薩行，成如來果；菩薩為因，如來為果，是大乘法的通義。但從大乘而演化為「秘密大乘」：依如來果德而修，修如來因，成如

來果；對修菩薩因行的大乘，也就稱「秘密大乘」為果乘了。

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，1論法義，本於如來藏與清淨心；2論修行，本於念佛、唯心。3在發展中，融攝中觀與唯識，更廣泛的融攝印度神教，成為「秘密大乘」。4不斷的發展，所以有事續，行續，瑜伽續，無上瑜伽續，四部續——但特羅的不同層次的成立。

一、法義本於如來藏與清淨心

「佛法」說無我，否定各種自我說，也否定「奧義書」以我為主體的「梵我不二」說。「無我」說是佛法的特色所在，為佛教界所共信共行，「初期大乘」也還是這樣。

部派佛教中立「我」的，只是為了解說記憶、業報等問題，而不是以「我」為體證的諦理。

1 如來藏(我)(佛性)

到了「後期大乘」，又提出了與「我」有關的問題，如1『大般涅槃經』（「前分」）卷七說：

「我者，即是如來藏義。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」。

眾生是有我的，我就是如來藏，也就是佛性。在眾生身（心相續）中有如來藏、我，與神教的神我思想相近。在印度世俗語言中，如來與我是有同樣意義的，眾生身中是有如來（我）的，只是如人還在胎藏中，沒有誕生而已。所以眾生有如來藏，就是眾生有能成佛的佛性。

1 佛性在梵語中，是buddha-dha^{tu}——佛界，是佛的體性或因性；或是buddha-gotra——佛種姓，如世間的血統一樣，有佛的種姓，所以能夠成佛。依此，說一切眾生都能成佛，一性、一乘。

2 說得具體些，眾生有佛那樣的智慧，如『華嚴經』說：「如來智慧，無相智慧，無礙智慧，具足在於眾生身中，……與佛無異」。

3 眾生不但有如來的智慧，而且是如來那樣的相好莊嚴，如『如來藏經』說：「一切眾生貪欲恚癡諸煩惱中，有如來智，如來眼，如來身，結跏趺坐，儼然不動。……有如來藏，常無染汙，德相備足，如我[如來]無異」。

4 稍後傳出的『不增不減經』，說到眾生與如來的關係：眾生界就是如來藏，如來藏就是

法身。法身（如來藏）在生死流轉中，名為眾生；發心修菩提行，名為菩薩；如出離一切障礙，就是如來。這樣，眾生有如來藏，就有如來法身，常住不變，如來與眾生的界性，是沒有差別的。約在纏、出纏說，有眾生、菩薩、如來等名字；如約體性說，眾生就是如來。說得徹底些，眾生本來是佛。這是如來藏、我，在契經中的本義。

2 自性清淨心

『不增不減經』說：「法身即眾生界」；「依此清淨真如、法界，為眾生故，說為不可思議法自性清淨心」。『經』約真如，法界來解說眾生界與法身；為什麼又要說為不可思議自性清淨心呢？

自性清淨心，就是心性本淨。「為眾生故」，在四悉檀中是「為人生善悉檀」。

佛法（第一義）太深了，眾生每「自卑」、「懈怠」，覺得這不是自己所能修學的，所以「為眾生故」，說眾生有如來藏，如來藏就是本清淨心。心本清淨（有「光明」的意義），眾生這才覺得易學易成，激發向上希求的精進。所以，「為眾生故」說自性清淨心，雖不了義，卻富有啟發鼓勵的作用。

如來藏自性清淨，但在眾生位中，為貪瞋癡等煩惱所染汙，與經說的「心性本淨，為客塵所染」，意趣相同，所以『勝鬘經』等，如來藏與自性清淨心，也就合而為一了。「為眾生故」，說自性清淨心；「開引計我諸外道故，說如來藏」。

類似神教的真我、真心，部分的經師、論師，多少加以淨化。但深受印度神教影響的，一分重信仰、重修行、重神秘的佛弟子，卻如貧人得寶藏一樣，正為這一法門而努力。

二、修行本於唯心的念佛觀

「大乘佛法」的「念佛」與「唯心」，開展出一嶄新的境界。

佛法是重於止、觀，或定、慧修持的，通稱為瑜伽。

修止的，如修四根本禪，與身體——生理有密切關係，所以有「禪支」功德，而無色定是沒有的。

修觀慧，有勝解作意與真實作意。勝解作意是假想觀，如不淨觀[念]成就，見到處是青

癩膿爛。真實作意中，有1自相作意，如念出入息；2共相作意，如觀「諸行無常」等。3真如作意，如觀「一切法空」，「不生不滅」等。

勝解作意對修持有助益的，但不能得解脫。勝解觀成就，自心所見的不淨或清淨色相，與事實不符，所以是「顛倒作意」。這種「三摩地[定]所行色」，大乘瑜伽者是看作「現量」、「性境」的。

1 初期大乘「般舟三昧經」的唯心念佛

念佛（觀）與唯心，與瑜伽行者的勝解觀有關，「初期大乘」經已說到，如漢（西元一七九年）支婁迦讖譯出的『佛說般舟三昧經』說：

「欲見佛，即見。見即問，問即報[答]，聞經大歡喜。作是念：佛從何所來？我為到何所？自念：佛無所從來，我亦無所至。自念：欲處，色處，無色處，是三處[界]意所作耳，（隨）我所念即見，心作佛，心自見，心是佛，心（是如來）佛，心是我身。（我）心見佛，心不自知心，心不自見心。心有想為癡，心無想是涅槃」。

般舟三昧，是「現在佛悉立在前」的三昧。如三昧修習成就，定中能見十方現在的一切佛。經中舉念阿彌陀佛（當時盛行西北方的佛）為例，如觀想成就，能見阿彌陀佛；漸漸增多，能見十方一切佛，如夜晚見虛空中的繁星一樣。

在這段經文中，可以理解到：

一、念（觀想）佛成就，能見佛現前。

二、見了佛，可以問佛，佛為行者解答說法。無著觀想彌勒，見彌勒菩薩，而有瑜伽『十七地論』的傳出；「秘密大乘」的本尊現前，能答能說，都是這一類宗教的事實。

三、見到佛，佛沒有來了，自己也沒有去；明明的佛現在前，因此理解到「意所作」——唯心所作，連三界也都是自心所作的。

四、從自心作佛，理解到心是佛，心是如來。中國禪者的自心是佛，即心即佛，都不出這一意義。

五、可以見佛，與佛問答，可以求生淨土；但「心有想是癡[無明]，心無想是涅槃」，要達到解脫、成佛，還是離不了真實——真如作意的。

『般舟三昧經』說到：（見佛）「於三昧中立者，有三事：持佛威神力，持（念）佛三昧力，持本功德力」。見佛現在前的三昧成就，要具備三項條件。1 在自己（過去及今生）所集的功德善根力，2 修念佛三昧的定力以外，3 還有「佛威神力」，也就是佛的加持力；念佛見佛的法門，「他力」是不可或缺的。

『華嚴經』「入法界品」，善財所參訪的解脫長者，成就的「如來無礙莊嚴」法門，也見十方佛：「一切諸佛，隨意即見。彼諸如來不來至此，我不往彼，知一切佛無所往來，我無所至。知一切佛及與我心，悉皆如夢」。所說與般舟三昧相近，但沒有說「唯心所作」，而說「悉皆如夢」，『般舟三昧經』也是以如夢來解說隨意見佛的。

這一法門，在西元四世紀，發展出瑜伽行派。『解深密經』的「分別瑜伽品」，正是從瑜伽行者的修驗，得出「我說識所緣，唯識所現故」的結論，引出「虛妄唯識」的大流。

在一般修行瑜伽的實行中，念佛觀興盛起來。西元五世紀初，姚秦鳩摩羅什所譯的『思惟要略法』；東晉佛陀跋陀羅所譯的『觀佛三昧海經』；宋曇摩蜜多所譯的『五門禪經要用法』等，都說到念佛見佛。當時的佛教界——「聲聞佛法」與「大乘佛法」，由於「佛像」的流行，而觀佛見佛的法門，正或淺或深的在流行。這還是代表聲聞行與「初期大乘」行。

2 「觀無量壽經」是基於如來藏心的觀佛

與「後期大乘」如來藏說相結合的，如宋晁良耶舍所譯『佛說觀無量壽經』說：

「諸佛如來是法界身，遍入一切眾生心想中。是故汝等心想佛時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諸佛正遍知海，從心想生，是故應當一心繫念，諦觀彼佛」！

『觀無量壽經』所說，是基於如來藏心的觀佛。

『究竟一乘寶性論』，以三義解說眾生有如來藏；『觀經』的「如來是法界身，遍入一切眾生心想中」，與『寶性論』的初義——「佛法身遍滿」（眾生身）相合。如來遍在眾生身心中，所以觀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的佛，就是觀自心是佛，佛從自心中顯現出來。

眾生本有如來藏，自性清淨心，念自心是佛；三者的統一，為「秘密大乘佛法」的解行基礎。

三、發展中融攝中觀與唯識

1 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相結合

『楞伽經』說：「如來藏藏識心」，統一了自性清淨如來藏與阿賴耶識。『大乘密嚴經』進一步說：「如來清淨藏，世間阿賴耶，如金與（金）指環，展轉無差別」。

如來藏法門，本意在說明眾生在生死流轉中，有清淨的如來藏；『密嚴經』卻用來解說阿賴耶識，如說：「此識遍諸處，見之謂流轉，不死亦不生，本非流轉法」。阿賴耶識是非流轉法，是常住不變清淨的，所以說：「定者觀賴耶，離能所分別，……住密嚴佛刹，清淨如月輪」。

「真常唯心論」者的解說，與「秘密大乘」是一致的，如不空所譯『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現證大教王經』卷上說：「藏識本非染，清淨無瑕穢，長時積福智，喻如淨月輪」。

阿賴耶識約在纏的清淨說，那如來藏呢？『大乘密嚴經』卷上說：

「如來常住，恆不變易，是修念佛觀行之境，名如來藏，猶如虛空，不可壞滅，名涅槃界，亦名法界」。

「三十二勝相，如來藏具有，是故佛非無，定者能觀見」。

如來藏就是如來；涅槃界與法界，是如來，也就是如的異名。這是修念佛[如來]觀行者的境界。如來藏具有三十二勝相，就是佛，是「定者」（觀行者）所見的；眾生不能見，也因此名為如來藏。

2 如來藏是我，適應世俗又回到神我式了

『般舟三昧經』等，從觀想念佛見佛，理解到一切唯心造。念如來藏，是觀自身本有的佛。這是從唯心——（眾生）阿賴耶識所現，進展到阿賴耶識自性清淨，就是如來藏。

融攝唯識的「真常唯心論」——『密嚴經』，空是識藏在生死中變現的一切，是如來藏說。

『密嚴經』與「秘密大乘」，關係極深。『密嚴經』的宣說者——金剛藏，在「秘密大乘」中，是金剛薩埵，普賢的別名；一切有情[眾生]如來藏，是約普賢菩薩為眾生的「我」體說的。如來藏是「我」，始終流行在佛教界。

『大日經』是被認為近於般若思想的，但「我」也一直出現在「經」中，如說：「位同於大我」；「彼能有知此，內心之大我」。

『密嚴經』說到：金剛藏菩薩住在密嚴國土中，「復見解脫藏，住在於宮中，身量如指節，色相甚明朗，如空淨滿月，如阿恆思花」。

不禁聯想到，『大般涅槃經』所說：「凡夫愚人所計我者，或言大如拇指，或如芥子，或如微塵」；「我相大如拇指，或言如來，或如稗子；有言我相住在心中，熾然如日」。

如來藏是我，為了表示與外道說不同，多少予以理性化；但為了適應世俗，又回到神我式了。

3 融攝瑜伽行派的果德

『華嚴』、『法華』等大乘經，對佛果的功德，讚歎不已。但對應機的教化來說，缺少具體的綜合說明。以法相分別見長的瑜伽行派，對佛果有了具體的說明。

唯識是八識（及心所），轉染成淨，也就是轉八識為四智：大圓鏡智，平等性智，妙觀察智，成所作智；這是無著的『大乘莊嚴經論』、『攝大乘論』所說的。

真如與智慧，瑜伽行派是作差別說的，但『密嚴經』說：「如來清淨藏，亦名無垢智」這是如智不二的。

四智與五法，瑜伽行派的說明佛德，為秘密行者所融攝，如以五智配五佛，彰顯佛的果德。

如來藏說的『究竟一乘寶性論』，是深受瑜伽行派影響的。『論』的主題是：「佛性[界]，佛菩提，佛法及佛業」。『論』明四事，以眾生本有的佛性——如來藏為依，經修證而成佛的大菩提，佛的功德法，而起佛的利生事業。四法與「秘密大乘」的四種曼荼羅，四種印，在次第與名義上，都有部分的共同。

「秘密大乘」的主要理論，決定是以如來藏為本，融攝瑜伽行派的果德而展開的。

四、融攝印度神教

1 本初佛

「秘密大乘」立本初佛，依文義說，是本來佛，根本佛，最初佛。這一名詞，應該是從如來藏我，在眾生身心相續中，具足如來那樣的智慧，如來那樣的色相端嚴。眾生本有如來藏，常住不變，也就本來是佛，是最初的根本佛，而有「本初佛」一詞。

世親注釋『大乘莊嚴論』評破「本初佛」的不合理；是「虛妄唯識論」的見解。佛是修成的，以般若、大悲，廣集無邊福智功德而後成佛，怎能說有本初佛呢！

但如來藏說是本有論者，1 眾生本有如來藏，常恆不變，可說本初就是佛了。眾生顛倒，所以說發心、修行、成佛，那只是顯出本有佛性而已。2 進一步說，佛無在無不在，眾生世間的一切，沒有一法而不是佛的。生佛不二，是「大乘佛法」所能到達的理境。「秘密大乘」依佛的果德起修，以觀佛（菩薩、天）為主，所以說法的、觀想的本尊，都可說是本初佛。

2 時輪法門

本初佛發展到頂峰的，是時輪法門。在印度摩醯波羅王時（西元八四〇——八九九），毘覬波開始傳來時輪法門。

『時輪』以為：本初佛是一切的本源，是本初的大我。超越一切而能出生一切，主宰一切。

本初佛思想是如來藏說，發展為：約眾生說，是眾生自我；約世間說，是萬化的本源，宇宙的實體；約宗教的理想說，是最高的創造者，時輪思想達到了頂峰。

本初佛也名持金剛，金剛薩埵。本具五智，所以又名五智我性。但特羅所說的五佛，是本初佛所顯現的，所以本初佛——持金剛，是五部佛的總持。

「後期大乘」的如來藏我，自性清淨心，唯心的念佛觀，融攝了『般若』的平等不二，『華嚴』的涉入無礙，及中觀、瑜伽學，成為「秘密大乘」的根本思想。發展到『時輪』，也就是印度「秘密大乘」的末後一著。

3 印度晚期佛教對如來藏說缺乏合理的處理

「秘密大乘」是佛法的潛流，依「大乘佛法」的發展而漸漸流行起來。

西元四世紀，無著的大乘論流行。從此，「大乘佛法」傾向於義理的開展（如「佛法」的阿毘達磨），那爛陀寺的講學風氣，主要是龍樹的中觀系，無著的瑜伽系；論到大乘，就以「中觀見」、「唯識見」為準量。 1阿賴耶（妄）識為依止的唯識說，為如來藏說者引入自宗，成為「真常唯心論」，思想與中觀不同，也與瑜伽唯識不合。 2而唯識學者，如『成唯識論』，引『楞伽』與『密嚴經』以成立自宗。 3隨瑜伽行的中觀者——寂護，竟引『楞伽經』「偈頌品」文，作為大乘正見的準量。

印度晚期佛教，為大乘論義所拘束，對如來藏說缺乏合理的處理，不及中國佛教的判別了！

4 西藏高推「中觀見」又以「秘密大乘」為最上

1西元七四七年，寂護應西藏乞栗雙贊王的邀請，進入西藏；又有蓮華生入藏。當時的密法，是與寂護的（隨瑜伽行）中觀相結合的。2西元一〇二六年，阿提沙入藏，所傳是月稱系的中觀。

在西藏，中觀派受到特別的尊重，儘管彼此的意見不一致，而大都以「中觀見」自居。對如來藏系經論，異說紛紜，如『密宗道次第』所說。

其實，覺囊巴或譯為南派，說依他起自性如兔角，如來藏「他空」說為究竟了義，正是（如來）「藏心見」。但受到經說「三轉法輪」所拘，與『解深密經』同一法輪，自稱「唯識見」，造成矛盾！「唯識見」也是「他空」說，但所空的是遍計所執自性，依他起自性是不能說是空的。

「秘密大乘」多說本有的顯發，如俱生歡喜，俱生瑜伽，只是如來藏的性具功德，是純正的中觀與唯識所不許的。

代表印度晚期的西藏，高推「中觀見」，以如來藏為不了義說；卻又推與如來藏思想相契合的「秘密大乘」為最上，不免採取二重標準了！

五、四續的次第成立

四部怛特羅——四續，是次第成立的。

1「事續」都是事相的修法。

2「行續」，如善無畏譯出的『大日經』「住心品」說：「出世間心」是唯蘊無我的共二乘行；「無緣」——「他緣乘心」，是「法無我性」的。無緣疑是無所緣境（他緣或是依他緣生），因而能「覺心不生」（境空心寂），是共「大乘行」。「空性」，「極無自性心」，是「真言行」。唯蘊而沒有人我，是二乘知見。無緣而「阿賴耶自性如幻」，是「唯識見」。「極無自性空」（而觀緣起），是「中觀見」；『大日經』顯然是中觀與真言行相結合了。這一次第，與隨瑜伽行的中觀者相合。善無畏與寂護的時代相同，這一淺深次第，怕寂護也是有所承受而不是自創的。

3「瑜伽續」以下，都是（如來）「藏心見」；善無畏所傳，也不純是中觀的極無自性空義，如『無畏三藏禪要』說：「三摩地者，更無別法，直是一切眾生自性清淨心，名為大圓鏡智。上自諸佛，下至蠢動，悉皆同等，無有增減」。這不是佛智本具嗎（取『金剛頂經』意）？

近見『曲肱齋叢書』中，『大手印教授抉微』（『現代佛學大系』三九·一五五）說：「大手印屬俱生智見（或曰「法身見」），對於前唯識見，中觀見，皆有不共特異之處。……或稱如來藏心，或稱圓覺妙心，或曰自性清淨心，或曰真如妙心，或曰涅槃妙心，此屬佛教果位法身的」。

作者是修學西藏密法的，揭出與「唯識見」、「中觀見」不同的「法身見」；可見在西藏，「中觀見」與「唯識見」以外的（如來）「藏心見」，也是存在的。不過，如來藏，我，自性清淨心等，起初著重在眾生本具，是「後期大乘」的一流。傾向如來，以此為果德而起修，才成為「秘密大乘」的特法。